

## 第二十六章 又遇郭保坤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靖郡王府後花園中。

想到兩家相熟，世子請範閑自便，便去招呼旁的客人，畢竟今天來了幾位有些刺眼的人物。

範閑卻不知道今日平波之下的暗流，隨意走著，在看似散亂的座位之中，找到符合自己性情的偏僻處，坐了下來，看見幾上有酒，很自覺地倒了一杯，小口抿著。

隻見四周無白丁，交談必引經，範閑心裏歎息一聲，抬頭望天，暗道幸虧今天太陽不是太毒，不然這什麼勞什子詩會上又看不到美女，還要聽酸詞兒，再被太陽一烤，真要變成醋溜風幹雞了。

士子們看似隨便坐著，實際上都圍著正中草地上的那方小幾，所以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邊上的他。靠著他邊上的幾個貴族子弟看他麵生，卻又是世子親自領進來的，於是好奇地上前行禮相見，準備套些背景。

哪料得範閑笑容可掬，言語卻是無縫，嗯嗯哈哈半天，那些人依然不知道這個漂亮的年輕人是誰家子弟，聊了幾句，不免覺得有些無趣，所以各自訥訥退開，靜待詩會開場。

話說這日不比前幾日，陽光溫柔，楊柳飄拂，揚揚灑灑的春風可著勁兒地往人衣領裏鑽，春暮之風，當然沒有什麼峭寒力道，像無形的小手般輕輕動著，十分舒服，正是睡覺的大好辰光。範閑本不是一個浪蕩形骸的狂人，所以起先還堆著笑臉，強睜著眼簾，聽著場間詩來詞去，看著席上酒來籌往，但被這春風一吹，小太陽一曬，覺得詩會實在無聊，所以感覺腦袋漸漸昏沉，便要睡去。

隻模模糊糊聽著幾個句子，像什麼“夢中雷州道，又來走這遭。須不是山人索價高，時自嘲...”又有“酒杯濃，一葫蘆春色醉疏翁，一葫蘆酒壓花梢重...”還有“東夷人物盡飄零，賴有斯人尚老成...”

範閑暗掐了掐自己的虎口，讓自己清醒一些，雖然自己不大喜歡吟詩作對，但在這種場合裏，總不能流露出十六年依然沒有洗刷幹淨的前世性情，於是他微笑著，卻有些木然地望向場中。

這一望，卻看見了幾位半熟不熟的人物，這幾人坐在湖邊最舒服的位置上，正是前天在酒樓上發生過衝突的郭保坤、賀宗緯一行人。範閑微微皺眉，心想靖郡王世子明明知道範府與郭家那天的意氣之爭，為什麼今天卻偏偏兩邊都喊過來了？

似乎感受到了他的注視，正隔著一片湖麵，向對麵的佳人們展現自己沉熟穩重風姿的郭保坤轉過頭來，一看是範家那個使黑拳的，麵色一變，再也無法保持儒雅風度，下意識裏把手中正在招搖的折扇扔在了桌上。

場間正有一位太學生在講解經義，所以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郭尚書的公子有如此反應。

與郭保坤同桌的那幾位順著他的眼光望來，一下子就發現了躲在偏僻處的範閑，眾皆變色，心想己等是滿腹藻華的讀書人，今天又沒有帶護衛，呆會兒若那範府小子再使一招黑拳，誰上去擋著？

範閑卻是微笑望著他們，點了點頭，像是朋友一般打了個招呼。

那一桌人低聲商議了一些什麼，臉上漸漸流露出一絲陰沉的笑容，一向陰沉的郭保坤臉上，卻是多出了幾分快意，隻有那位賀宗緯似乎一臉不以為然。

不知道湖那邊白縵之下的姑娘們在做什麼，但早有府中女史不停將那邊女子作的詩篇抄錄後送到這邊，供諸位才子品評。

世子朗聲笑道：“雖說巾幗不讓須眉，但這之道不比鬥蠻力，諸君不用客氣，可不能輸給那些弱女子。”

眾人齊聲稱是，笑語漸起，便有人出主意以某物為題，作詩一首，擇其最佳者三首，與對岸相和。

郭保坤那桌上一名書生眼珠一轉，拱手道：“晚生不才，不知便以為湖水為題如何？”

“極妙，今日碧波浮金...”有人做托。

“極是，看那湖光山色...”有人做莊。

郭保坤眼珠一轉，望向範閑，高聲說道：“不曾想到今日範少爺也來了，不如這輪便由範少爺開始吧？”

範閑今日來，本就是依父親大人的命令，在京都眾人麵前亮個相，擺個身段而已，聽到要自己作詩，微笑搖頭道：“我可沒那個本事，還是諸位請吧。”

見他退讓，郭保坤愈發覺得對方果真是個繡花枕頭，冷笑說道：“前日範兄在一石居中高談闊論，將這天下才子盡數不放在眼裏，今日一見，竟是吝於指教，看來眼界果然極高。”

聽他如此說法，場間眾人才知道，原來兩邊早有嫌隙，這是借詩尋釁來了。府中大半都是靖王府客人，雖不知道範閑是誰，但看他與世子似乎相熟，所以有人便在猜是不是範族子弟，卻沒有幾個人猜到他是司南伯範建的兒子。

見旁人議論紛紛，郭保坤喝了口茶，陰沉笑道：“這位範兄，便是近日進京的那位，諸君應當聽過才對。”

眾人都不是蠢貨，一下就知道了範閑的身份，再看向範閑的眼光便多了一絲憐，一絲不屑，諸多複雜情緒。

範閑麵色不變，猶自掛著淺淺的微笑，卻是堅持不肯作詩。靖王世子看著他麵上的笑容，愈發瞧不清此子深淺，眼瞳裏閃過一絲異色，圓場道：“詩在詩意，範世兄今日無意，諸君還是自行吟誦吧。”

範閑自懶懶地半倚在斜幾之上，看著場中諸人你來我往，聽得對方乏善可陳的句子，十分無聊。這副模樣落在旁人眼裏，卻是有些放肆，不免有人譏笑道：“範家小姐詩文聞名於京都賢達，不料範家少爺卻是另行默言之道，實在是出人意料。”

郭保坤壓低了聲音笑道：“畢竟不是府裏養大的，當然要與眾不同。”雖說他壓低了聲音，但其實還是刻意讓身周人聽的明白，慶國雖然風氣開放，但私生子的身份，終究上不得台麵，而範閑的身份更是敏感，聽他刻意這樣說，一時間，場間瀰漫著一股詭異的味道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